

富蘭克林(Benjamin Franklin, 1706-1790)於歐洲啓蒙運動時期，成爲美洲殖民地的“智者”。他頂着“從天上取得雷電”的光環，現在，正要從地上的“君王手中奪取權杖”！又仿佛是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。誰不願意見他成功，兼可折服英國人的驕傲！

先是代理殖民地駐英國事務(1757-1775)，富蘭克林於獨立戰爭時，受委在法國的全權代表，爭取法國援助。由於他是當時最知名的發明家，科學家，有些神祕，而又平易近人，智慧兼有風趣，贏得各階層的普遍好感。

這位無國籍的“美洲聖人”，出現在法國社會時，已經年近七旬。但他像具有無限精力的超人，有綠林的豪爽坦白，全身洋溢着魅力；從法國王室，貴族，到平民；知識分子，及於社交的名門貴婦，感覺他就是平等的化身。

富蘭克林來自賓斯維尼亞，希望他帶來清新，身上能有些草葉的氣息。他沒像福克司貴格會(公誼會)，見任何人不脫帽，一律直呼其名(不稱榮銜)，有禮貌而坦直。

如此理想的“意中人”！周旋於俱樂部，也出入門閥世家，大家都樂與交游。

這人知道，法國人有理想，但總是腳踏現今的世界，他亟需要英王給他的禮物—殖民地獨立戰場的勝利。他已經作好準備，在辦公室旁，架設起帶來的印刷機。那是他的本行。他在首邑非拉鐵非，已有最先進的印刷經驗，並出版報紙，也為殖民地政府代印紙鈔。

戰爭的開始，民軍接連敗退。漫長的等待，傳來勝利佳音—夜襲春屯戰役(Battle of Trenton & Princeton)，富蘭克林的印刷急速運作。1777年開始，已經使世人知道，殖民地民軍，並非無望烏合之衆的叛亂；繼至的是撒拉圖加的捷報(Battle of Saratoga)。

法國對美洲獨立戰爭，開始熱心傾力援助。有年僅弱冠的拉法葉伯爵(Marie-Joseph-Paul-Yves-Roch-Gilbert du Motier, Marquis de Lafayette, 1757-1834)，當時已任上校，應富蘭克林的介紹，自己出資越洋前來，還募集軍隊隨之助戰。

華盛頓將軍(George Washington, 1732-1799)，自己無子，留這孤兒在身邊，倚之為參謀，二人情同父子。

拉法葉獲擢升美軍少將。返國時，再為美國請援。獲法王派遣軍六千，軍艦六艘，並派人訓練殖民地民軍，成爲善戰的部隊。此舉得以提高民軍士氣及戰力，最終導致世界首位強國的英軍，於1781年向殖民地軍隊投降。

富蘭克林繼續主導和平談判，於1783年簽訂和約。

1789年，地面上誕生了美利堅合眾國。華盛頓成爲首任總統。

1790年，富蘭克林度完他燦爛的一生。曾與他在法國共事，任華盛頓的副總統，及繼任美國第二任總統的亞當斯，以爲他對創建美國的功績，至少不在華盛頓之下。

富蘭克林相信有創造的神，信人有靈魂，復活，及永生；只是像他同時代的哲人一樣，過分注重於理性，又忽略聖經，未能完全達到純正基督徒信仰。

伏爾泰(Voltaire, Francois Marie Arouet, 1694-1778)只受過良好的基本教育，但他資質聰穎，愛古典文學精擅拉丁文，希臘文，及多種歐洲語文，包括英文；潛心力學，早年即以文學知名。他的名句，成爲歐洲人的規箴—

我們靠我們自己，用我們自己能看的眼睛；
以此作爲我們的神諭，我們的支持和神明。

伏爾泰是當代歐洲的“聰明人”，不在於說花言巧語，而以頭腦靈敏，廣識博聞，有時狡猾，不守誠信；但獲歐洲開明的君王尊崇，與之分庭抗禮，似文壇“梁山英雄”。因爲他聰明，所以不能成爲無神論者，只是“自由思想”的不可知論者。他不贊成“無神”論，但反對當時的教會的偏狹和“迷信”，他以筆為劍，敢於非議“巴多羅買之夜”，殘暴屠殺胡格諾派教徒(1572年八月二十四日)；常批評法國天主教專制腐敗，同情受迫害的抗羅宗；遭受宗教人的反對，他因此多次被放逐，可悠游各山頭之間。

他的諷刺文學作品，是一時之冠。其貌不揚，但才華橫溢，地才被視爲“天才”；不僅縱談哲學，歷史，數學和自然科學，是法國啓蒙時代的哲學家領袖，只是自恃理智。他相信必須有一位超越的智慧主宰，統治宇宙；以爲有神若沒有不朽的靈魂，在邏輯上沒有意義。但又無以瞭解靈魂與永恆，仿佛徘徊於理神論和汎神論之間。

在信仰上，他總是在半路或曠野；被譽為“笑的哲學家”，或“笑的獅子”。他以爲人是唯一有語文的動物，能笑的動物，也儘量善用這兩項本能；無奈像動物不知有永恆，其道德觀念也跟動物相似。

他比富蘭克林大十多歲，在當時仿佛是另一代人。伏爾泰也有葉落歸根的願望，臨終前違背醫生的勸告，以病弱之身復返巴黎。富蘭克林帶着八歲的孫子去見他，要孩子跪在面前請他祝福。伏爾泰把枯瘦的手按在那孩子頭上用英語祝孩子奉獻為“神和自由！”(God and Liberty)

他是當時知名的劇作家和小說家，被用之普及哲學思想，是他可畏之處；主張思想自由，反對教條。他極力批評法國天主教，也獲得他們的禁止與還擊。世人對伏爾泰的惡劣印象，有許多其來自此。

無論如何，在世的生命，終於臨到盡頭。到底他的遺骸，還是葬在天主教的墓地。

美國的獨立戰爭，像以色列一樣；有神，有自由。後來法國革命要自由，不要神，成爲災難性的亂民政治。有史家以爲伏爾泰有相當責任。

這歐美兩哲人，都曾影響他們的世代，在思想史上佔重要地位，其後乏人可及。只是他們沒有完全歸心於主，接受主的管理引導，是可惜的事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